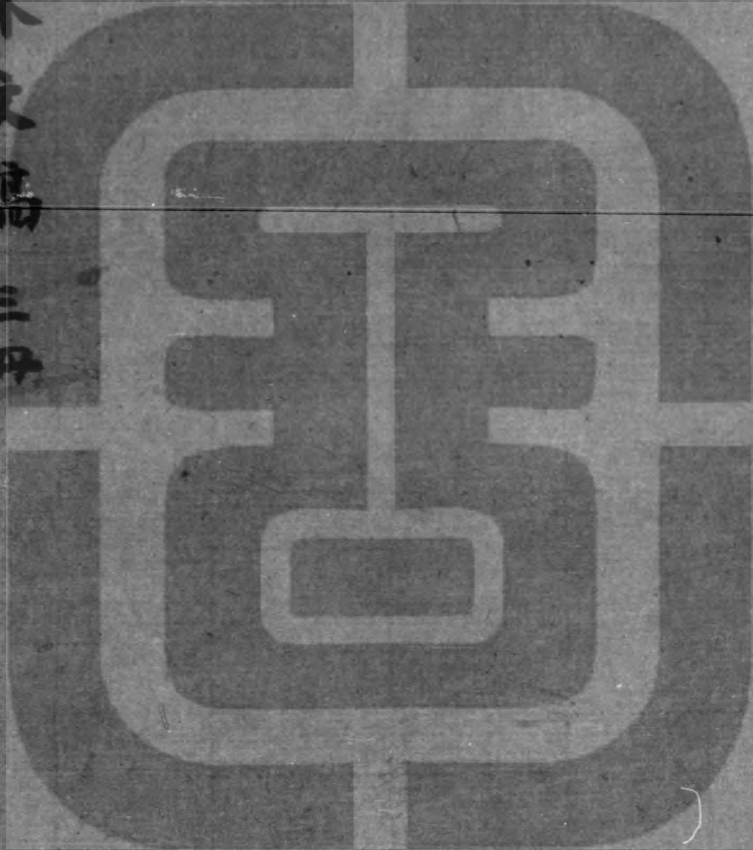


彭天木文編三冊



戒殺論 二下

法苑珠林

懺悔

善修 戒法 白王 拜佛 別 三

居士 傳 卷 凡 凡 凡

善修 國 抄 觀 長 武 感 引

代 家 丈 人 善 置 移 金 池 列

善 刻 恒 老 四 師 文 錄

法 白 王 抄 為 住 昌 禪 院 抄

知 解 子 贊

圓 心 抄 為 法 錄

法 苑 珠 林 卷 五 圓

上 日 在 卷 序 二 日 稿

開 卷 序 最 善 卷 序

善 修 本 法 法 法 雲 卷 序

又 再 稿

佛 元 上 之 四 十 如 三 藏 卷 法

中 經 序 序

佛 元 上 之 四 十 如 三 藏 卷 法

佛 行 傳 四 序

法 苑 珠 林 序

法 苑 珠 林 月 下 序

五 壇 四 訓 序

戒 殺 論 合 抄 序 又 日 稿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二 日 稿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二 日 稿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二 日 稿

二 林 居 法 苑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法 苑 珠 林 卷 序

民國二十一年

三月十五日

彭尺木稿

海國圖志

戒殺論上



天地之心生之而已矣。盈天地間一毛一羽一鱗一介乃至一蚊一虱同此一機同此一道即同此一心。此無所優彼無所絀。譬之人之一身八萬四千毛竅一毛一竅莫非吾體。拔一毛針一竅則瞿然而驚。是故人之貴其生者一毛一竅罔弗護也。以一毛一竅皆吾身也。君子之於物也一毛一羽一鱗一介乃至一蚊一虱亦罔弗愛也。以一毛一羽一鱗一介乃至一蚊一虱無往而非天地之心也。嗟夫天地之心吾之心也。賊天地之心者是自賊其心者也。然則人之嗜殺者其亦弗思而已矣。

戒殺論中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好生而惡殺者人之性也。物之性也。盡其性者生本無生無生故無不生。記禮者之言曰君子遠庖厨又曰無故不

殺近之矣而未充其類也有生有不生其於物之性或盡或不盡
豈至誠之道乎易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書曰鳥獸草木魚鼈
咸若是無不生之說也古之經世聖人盡物之性者有如此也金
剛云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
之是生本無生之說也古之出世聖人盡物之性者有如此也
戒殺論下
戒殺可矣放生奚為者既止吾之殺又以止人之殺也人之殺能
遂止乎習之所趨自微而著若火炎而水下也習於好生者自身
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以生緣生而生理遂順氣所致風雨
時百穀熟而仁壽之風成矣習於好殺者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
國而天下以殺緣殺而殺業熾垂氣所致饑饉臻疫厲作而凶短
之禍亟矣二之得失非難知也

仁者用一維也喪心極矣不消者下父老焉

請高志

予讀湯志輒慨然而嘆以孔明用兵為已極矣夫武
欲以王道取天下則當務安之民則無事而死者
甲兵必如保如也豈由是也哉也方且安其生

其業而我顧數以兵加之幸而勝彼之無辜而死者
可勝計矣不幸而敗我之民獨何罪哉其其身勞于我焉

而卒不能收尺寸之功蓋惟睡之遂以止國者其自取
也乎孟子之言王道也曰保民而已矣曰不嗜殺而已矣

為武侯計惟是畫疆而守以保仁厚澤固結于民自措於
不傾之地遂之十年數十年祇使魏之君惡日以稔而

其民志日以攜然後徐起而承其弊一我不而天下
不難也顧不深究夫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後以漢

年欲取決于一戰則其為計固已未矣然則後仇之義

國此用也

非歎曰。昔漢者曹丕。非魏民也。吾之力不足。以陳不
乃後取魏氏而殺之。然則漢之仇未復。而吾已身為民
之仇矣。嗚呼。天賦漢德。久矣。非達于王道者。其
易克抑天而承命哉。

呂蒙家。魏荆州瑯琊園公。人以此為吳罪。吾謂亮至。與者
過。夫子有言曰。古者有死。民為信不立。夫既借人之力。以
救其死。而又據其地。逐其所置更。亮主之無信久矣。其于
劉璋。又以此取之。而欲責吳。不亦其得為惡乎。嗚呼。
四海之內。塊土。身為貪小利。顛倒。孔明佐之。不
能有所匡救。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
為者。固如是乎。吾以為孔明。真佐才。則寧伏死于草
莽之中。而不出也。

閱客

客有患無子者。知歸子憫之。告之曰。子有三盞。舍其一。而
取其二乎。客曰。何謂也。知歸子曰。凡夫以子為子。聖賢以
聖賢為子。佛以一切眾生為子。以子為子者。子其身體也。
以聖賢為子者。子其心者也。以一切眾生為子者。眾生之
身。即吾身。眾心之心。即吾心也。夫惟聖賢能不子其子。是
故堯以舜為子。舜以禹為子。孔子以顏淵為子。朱均之不
有天下。伯魚死而不曰天喪予。此其徵也。佛告須菩提。若
胎生若濕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
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而諸
大菩薩。現身六道。歷劫度生。視慈父母之愛其子。不啻過
之。然則以子為子者。愛私其子者。私其子者。則不能以聖
賢為子矣。不能以聖賢為子。又安能以一切眾生為子哉。

客曰是則然矣雖然佛與聖賢豈凡夫所易及乎知歸子
曰甚矣子之不察也子現前一念清淨心即一切聖賢所
出生處能不一味是心者則一切聖賢皆為之子現前
一念平等心即一切眾生所成就處能不離是心則一切
眾生皆為之子因是心非他子固有之心也子不反反吾
固有之心而切焉惟無子之患得一而喪二智者不為
也况一又未必得也客曰如子言人盡不患無子則人類
不幾于滅乎知歸子曰子謂有生而後有滅將無生而即
有滅耶惟有生故成眾生惟無生故成佛有生而有滅獨
聖之所以歸于劫壞也無生而無滅淨土之所以無量壽佛
也子不患滅者之滅而患不滅者之滅也不亦惑乎客唯
而退既書其說以為世之患無子者告焉

實能見天地萬物無己仁心為質素至胸襟自然流出
故能直觀切
悟人語之不覺通體融釋兩大皆至文公語于夢引牛
乃之 首聖愛偈識

莫方修城總塘路引

城東之水自對至婁當南北舟楫之衝其塘岸
可數里挽舟人及負販者往來不絕歲久岸
地逼不活每時而泥濘深夜月黑行者多歎什
鄉之人謀築而新之改土為石並治新塘為長
久計而屠予引其端冀遠近詭長者崇乃而
助予也予飲之而稱曰善哉善哉此仁人之用
心也夫仁不仁之分視乎利己与利人而已矣
求利人者不知有己也求利己者不知有人也
知有人者人得起而抗之人眾而我寡毋乃不

性真常中本無同異尋枝摘葉安有了期至如周彦倫明休
烈張天覺李純甫數子之論解紛挫銳不謂無功其言際
亦多離合語曰獅子咬人韓盧逐塊要得盡如大珠者與

之譚三教哉

其傳中事有不得詳者其書富諸公是也非繫於佛法其書若錄欲舉

其人自有史傳

景文熊魚山諸只是也其書其詳其事而著之則其人之精神其書

是書始於于庚寅之夏前稿于己未之秋中間商量去取其書

大要圓則法大紳之助為多其書羅子基山其書

自即指金付刻普願見者聞其書發菩提心其書

是則區其書青蓮華海香光無壞其書

足下嘆甚摩作大摩甚
摩作圓而老矣吐露
一節不要打誰語此是
如來知上事何以借安
吾是哉令我疑生
此類亦訂下得也
知知理了思思
辨味留滛四字何等洋雅

功不虛發

三卷歸派同卷在案
彼岸不亦來乎

莫芬脩圓妙觀真武殿引

圓妙觀之東偏舊有真武殿相傳建於宋之純熙
中再新于明之嘉靖有張宗所撰碑文可考

本朝康熙中施法師任方丈勸諸善士共捐金葺

新之今數十年矣金像剝落門庭荒蕪入觀中者
罕過而問焉者。子。者謀欲興之先以百金為

倡。大。願法師賜予以告曰願者引也予聞道
家言。真武生於淨樂之國來居武當道成飛昇

正位北極其廟貌始自武當已而徧于天下咸靈赫然與
。東岳。文昌並其積功修行以自終乎此者蓋非一

二世而已也予嘗讀高忠憲公書真武詞後曰
上帝好生見人陷于不善猶自陷于刀鋸鼎鑊

間欲拯而出之也急矣乎所為靈立言垂訓其揆一

也真哉之利予不得而見之也而其樂人之善也憂
之不善固不待見其利而始知也今夫人平居習于
不善及乎瞻帝天之容而介于鐘鼓之側不日知其
愧恥之乍生而隱然動其邊善之機然則。。
是善也非滅能與人為善者即與人為善之心即真
我目也觀斯殿之成也所以此言為之左卷可也

募修城東皇華橋南北塘路引

城東之水自葑至婁當南北舟楫之衝其塘岸可數里挽
舟人及負販者往來不絕歲久岸圯道不治每時雨泥濘
深夜月黑行者多顛仆鄉之人謀築而新之改土為石並
治新街為長久計而屬予引其端冀遠近諸長者樂得而
助之也予斂手而稱曰善哉善哉此仁人之心也夫仁
不仁之分視乎利己與利人而已矣求利人者不知有己
也求利己者不知有人也不知有人者彼將外人以為己
也外人以為己是舍大而取小也舍大而取小不利孰甚
焉求利人者不知有己也不知有己者彼將合人以為己
也合人以為己是化而為大也化小而為大利孰甚焉
是故仁者之利人也如足之步日如手之護頭有莫知其
然而然者矣謂有利于目而不利于足者乎謂有利于頭

清間學和為在文昌禪院

佛法之在吾吳莫彰于今日矣諸山長老

函之以名聞利養為先不復知有生死大事

四方若知識之來吳者往無立錫之地即

欲振興大法其道無由興聞老和尚入不

二門大乘法雨降而為粉花敷正令行而

羣魔膽喪斯真人天之良導末法之宗師矣

惟茲文昌禪院羽委城隅溪水崇崇庭宇寬

閒固緇素所回翔之勝地也後擇心日良有

奉請杖錫安在之緣化受庭樂日志敷

我吳佛法自振于今日無量同緣于是

喜慶勸請經疏

吳惟垂此

西營買要抵一格寫知歸子符後

知歸子贊

予與知歸子游舊矣吾不知其始淑狀相失遊矣萬
 里乾隆三十年歲易而蒙歲名作噩乃相遇于京師且炎
 天冰光滿屋脈心歡喜談冊鼎考故章晝暮追戀屏我
 都三邀我閉閣延壽寺街張館州圓覺經一部莊子一卷
 或跃生之幽或說空之疑出閑行省其兄成于
 汶上縣寄我書辭短無它語要我素貧賤砥礪其廉隅
 我時得書贊歎謂奇特如聽朝陽鳳味雖鳴高梧彼時
 我心刻者一知歸子彼時我欲徹究儒釋黃老之原與
 其氏涼求耦欲奮而未奮自得知歸子我膽廓廓斗覺
 新寬龐知歸子文章根性如梅如青蓮寒香宗澗和祥扇
 為人慈竺兒臞然畏避利勢疑懦頑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意而有勇健若霜中鷲慊手其如有求也貪天之徇財
 好色者戲色渴夫之思飲周饑者索食皇而不息夜鰥

以冰眸最後聞

無量壽佛名字遂積念焉不休其志瀕狀若迦樓羅王之
開海水而吞龍也其身飄然若不繫之舟蓮海無邊而嗟
峨乎中流擔乎其幾于不憂也聞乎吮之唇厥舌焦其味
侶而命儔也吾不見知歸子三歲矣一日十二時十二時
百刻睇睇送遙晴喉間長格磔自今以往儻得相于茅屋
三間危峰鏡湖好華一瓶名香一鑪一箇蒲團一箇盞盃
佛號萬聲華嚴一兩卷不亦樂乎不亦樂乎鯨水瀾
日往月來云何不思乾隆四十一年歲易涪灘歲名景兆
限月吉日造

又見一為河難摩登久矣
知苦山知在元知知五六神
知五愛及河乾枯合山能能

自心發後序上淨土令具自心
自心發後序上淨土令具自心
自心發後序上淨土令具自心

間學和尚法語

淨土學人彭紹升錄

一曰阿彌陀佛含裏十方法界經云何是中更容
他物日用中切須念相繼剎那失照便同死人
自心是佛自心作佛謂心外有佛可念便錯了
也念之往生念之無生頭上上明物上頭古人云
以風來席上更無間語落人間又云夾路桃花春
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衆生心量淺狹見有妄惑可除自塵勞可避便愛
得得處空礙豈知塵勞妄念盡本空
真心圓融無外不取不捨
放開心量如太虛空廓無邊
一曰佛名便著一轉阿彌陀

學者只要念一知者如這杯子相似弄之不弄去忽然
落手管教粉碎去若只放在空閒處終無了手

現前一念無分別心便是金剛般若終有分別即落

前塵 此本空分別亦無自性只貴當人念之明 初機之士

有人云寬著程達深著鞭如何是寬放心量如海

深如天三大一切前塵自動他不得如何深觀

察智時二現前造次顛沛不忘覺照方有進道分

世間好事做不盡好話說不盡未了三人減得一乃是

一分辨莫去攪他

問夢中顛倒如何答都莫管他要日用間不失正

念一切境界悉与勘破證入如夢三昧夢是工夫

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
常隨佛學九者恒順眾生十者普皆回向虛空界盡眾生
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願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
惱無有盡故我此諸願亦無有盡惟此十願是曰願王一
切菩薩從此起行直至成佛上与十方如來同一慈力下与
十方眾生同一悲仰然其間有一總持門能使所願速得
成就不離念無量壽佛求生西方普賢偈曰願我臨欲命
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而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
刹我既往生彼刹已現前成就此大願一切圓滿盡無餘
利樂一切眾生界支殊發願經云願我命終時滅除諸障
礙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刹生彼佛國已成滿偈大願阿彌
陀如來現前授我記嚴淨普賢行滿支殊願盡未來際劫
究竟菩薩行是

滄海長春圖

盈天地間皆器也器孰為大曰海為大海也者宏往而納來窮
之則無邊測之則無底是亦足以冒天下之器矣雖然猶未離
乎器也器有成必有壞孰為無成與壞者盈天地間皆形也形
孰為大曰人為大人也者負陰而抱陽動則應乎天止則肖乎
地是亦足以冒天下之形矣雖然猶未離乎形也形有生必有
滅孰為無生與滅者無生與滅者其離乎形者乎無成與壞者
其離乎器者乎其離乎形與器者道之所為形而上也君子之
所為不器也不器也者謂其能盡性也性也者其離乎形與器
者也抑又聞之能盡性者器即不器形而上與形而下蓋未始
有別也故即生無生也故即生無生即生無生者即滅無滅也
惟未始有別也故即成無成即成無成者即壞無壞也是故人
非形也其無生與滅者也海非器也其無成與壞者也無生與

惟未始有別

滄海長春圖

盈天地間皆器也器孰為大曰海為大海也者宏往而納來窮
 之則無邊測之則無底是亦足以冒天下之器矣雖然猶未離
 乎器也器有成必有壞孰為無成與壞者盈天地間皆形也形
 孰為大曰人為大人也者負陰而抱陽動則應乎天止則肖乎
 地是亦足以冒天下之形矣雖然猶未離乎形也形有生必有
 滅孰為無生與滅者無生與滅者其離乎形者乎無成與壞者
 其離乎器者乎其離乎形與器者道之所為形而上也君子之
 所為不器也不器也者謂其能盡性也性也者其離乎形與器
 者也抑又聞之能盡性者器即不器形而上與形而下蓋未始
 有別也故即生無生也故即生無生即生無生者即滅無滅也
 惟未始有別也故即成無成即成無成者即壞無壞也是故人
 非形也其無生與滅者也海非器也其無成與壞者也無生與

戒無成與壞儒謂之至誠佛謂之無量壽古之為壽者其引喻設義亦多端矣未有擬之海者擬之海斯已盡乎於器之大凡矣建寧徐先生年七十其友伊君繪滄海長春圖贈之四方賢士大夫為詩及文彙為一冊又十年先生年八十其孫家恒來吳門乞大人言為壽復以此冊示紹升俾為之說先生懿德美行既備著于冊紹升何以加諸獨本伊君命圖之意推君子之所以自壽者以進于先生知先生不以其言為諛也

何至于此

伊川先生曰道着周復不足其終河姬孔心即矣
亦奉勸老君莫看此世而也

文昌化書序

吾聞之夫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性存。道義之門易也。者。宜也。宜也者。化也。

昔之畫卦者始于一爻一而三三爻三而六

為三百有六十。圖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化

無窮矣。是無窮者。舉天地人物莫有能外

焉者也。惟惟性者為能用易。易者。不

易也。惟不易。故能不窮于易。惟不易于易。故

不窮于化也。吾讀文昌化書而得學易之道。

焉。考帝君十有七。而化也。九。十有七。或

此是文法不足
卦法卦之德方
易有六極之方兩
取兩也實之象四
象百卦
惟所惟夫日有
夜有一個不有
之而存內又有一
個在百之而在

形名以無極

加有以實

其誠在終

而用同而一誠活

深望其時光福

美哉乎被譽

遠之是也州在

天不地也

無生不一不自早与公勉親

為君子或為師儒或出或明或昇或降其於

六十四卦之文殆無弗歷也此亦變之至矣而

其入聖也始以忠孝繼以禮樂此以道義為

門也其證果也體以并誠用以慈悲此以道

義改其性也嗚呼不以道義為門則其他

也塞不以道義改其性則其他也蕩之与

塞皆知易知用易不能用易者也夫易知用者

方且与化而生与化而死生之死之而卒無以自

立也悲夫明乎易之說者可以知死生之故知

死也者不其也生也者不其也而或者知

見智知妄見智知死故不能不生或知妄見智

妄見智生故不能不死夫子曰易无思也无為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之統蓋至是而後

生死之情盡生死之情盡而後乃能出入乎

生死也此改性者所以不窮于化也帝君宣化

之初當宗之孝也其後教日益昌化六日蓋

顯我曹王父以潛德至行曾聞于天帝君嘗

正夫自處

人化而後是

不傳身而後

不干者法是

知生而後不

乃有法法了

見也日從德

止而後不

有從安日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止而後不

我先生師
年傳字師
人言曰積而
日保春林後
日保春林後
日保春林後
日保春林後
日保春林後
日保春林後
日保春林後
日保春林後
日保春林後

或息也。由九十七化以推之萬。化之豈有窮
教。劉何陳子新刊化書成。昭并教拜手為
序。究極夫化之所自起。与化之所由起。以為學
易之道者。如此。知夫子在天之靈。亦將有取
於斯言也。

西天五祖曰支離累叔。我亦不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空。如真流。在交角。之由。不空。如真流。

若星物化外道
化磨王磨
化磨王磨
化磨王磨
化磨王磨
化磨王磨
化磨王磨
化磨王磨
化磨王磨
化磨王磨

者則非唯祇成戲論乃大妄語耳。以此施之一切文字。尚不可况以之叙
化書乎。淵明云。稱心而言。人亦易足。知歸乎。平日尺寸。自守一言。每稱心。任至叙
化書而盡。及其素行。字。知歸乎。平日尺寸。自守一言。每稱心。任至叙
帝君不。幸。知歸乎。平日尺寸。自守一言。每稱心。任至叙
文昌化書序。千萬。願聽吾言。為望。寶嚴敬書
吾聞之。夫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道義之門
易也者。變也。變也者。化也。昔之為象者。始于一。變一而之三。變三
而之六。清為三百。有六十。而化無窮矣。是無窮者。舉天地人物莫
有能外焉者也。夫惟成性者。為能用易也。也者。其不易者也。惟不
易。故能窮于易。惟不窮于化也。吾讀文昌化書。而
得學易之道焉。考帝君之化。凡九十有七。或為巨子。或為師儒。或
幽。或明。或昇。或降。其於六十四卦之支。殆無弗。也。此亦變之至
矣。而其入聖也。始以忠孝。繼以禮樂。此以道義為。其證果
也。體以寂滅。用以慈悲。此以道義成其性也。嗚呼。不以道義為之
門。則其化也。塞不以道義成其性。則其化也。蕩。與塞皆為易用
而不能。用易者也。夫為易者。方且與化而生。與化而死。死
而卒。無以自主乎生死也。悲夫。明乎易之說者。可以知生死之故

既為易用矣又何為而至于萬與塞乎

要

矣死也者其不死者也生也其不生者也而或者安見有死安見有死故不能不生或者安見有生安見有生故不能不死夫子曰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曰至是而後生死之情盡生死之情盡而後乃能出入乎生死也此成性者所以不窮于化也帝君宣化之初當宋之季世其後教日益昌化亦日顯我曾王父以潛德至行字聞于天帝君嘗御鸞而降焉又遣玉局真人闡河洛微言究極成性之義昭然九十七化之餘烈也嗚呼易無一日而不行于天地之間然則帝君之化亦無一日而或息也由九十七化以推之萬化又豈有窮哉瀏河陳子新刊化書成紹升敬拜手為之序究極夫化之所自起與化之所由成以為學易之道當如此知夫子在天之靈亦將有取於斯言也

未了事人忽然要地開內外教典自己樹起着梁放開喉嚨要說一篇雷天蓋地截斷眾流亘古亘今的名言至理任你汗漫精微紙是解路葛藤鬼家活計然實想得透解得清雅胸中眼中絕無內外教典一字一句却與內外教典常自隱隱相合不過精神脈血不能十二分充圓充實而已若解路尚未清徹乃欲破空立言東附西會抄撮成篇貌似空濶高大其宗无一義能立

關聖帝君金書序

昔夫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又曰人之生也直明死也理者可以知死之故矣是理也日月以之明四時以之序百物以之生而人得是理者潛然與天地同流其視生死如晝夜相代于前焉所以參天地者未嘗或息也且夫能盡乎

生之理者一不盡乎生之理而者乃進之為善之勸也痛之德也與為德遂而不舍不知是知也盡乎生之理能盡乎心之理者此帝君之所以參天地也果惟帝君以聖賢心行

帝君救世婆心一語括盡

其其強而為神探持三教隨類度聲靈為萬物之主夫焉知無弗敬而畏之惟此理無間於人心故其感

欲重刊帝君金書屬予為序予閱盧氏崔本其義例
多所未知因付兒子拓升重加刪定並增入帝君降
諸法語其間微言大義多世人所未見亦足以
示善法也刊行之日身自書焉庶幾
正復如是 弟子顧維城敬跋

募修木瀆法雲菴序

余聞汪鈍翁言國初甫定江浙吾吳屢遭寇盜之警人民奔徙

廬舍邱墟而佛法于時願獨大熾層樓傑閣上摩霄漢鐘版日聞

金錢粟帛之問日至舟車士女往來其途者不絕大抵江浙諸名

刹皆然而吾吳靈岩元墓為之冠其後承平日久為佛氏之學者

往往求食無所散而之他判然與曩時異推其故蓋為民之窮于

財也余獨以為不然當順治中三峯之道盛于東南于時主法席

者靈岩則儲公起聖恩則璧公劄皆三峰所印記秉金剛心行菩

薩行以一大事提唱末法士大夫之究心斯道者得所宗仰虛懷

叩擊莫不飽足而去是以四方傾動善信歸心非偶然也老成就

衰大法凌替繼席者道力未深無以為人或亟于名聞利養致

使人望而遠之若將挽焉感應之機至微至速自古固然無足異

者余自學道以來好與四方衲子遊因以知禪林盛衰之故天台

但聞他名居已令
小歡喜况身下
往來子

法

真法

真法

真法

正琦師。參學于金山及高旻寺。用心精猛。既康。然有所得。乃來吳門。將依止靜室。以念佛法門導來者。會木瀆法雲菴。荒廢不治。瀆之人請師居之。已而告予曰。吾將募資以新其故。子當為我作序。余曰。盍少待。使師德被一鄉。化孚一國。如三峯門下。諸尊宿。此時即不求人。且求之矣。師曰。吾以下吾緣焉。且護法。王先生願為之倡矣。余曰。唯。竊惟佛言六度。布施第一。蓋眾生惡業。皆生于有。我有我。故身為我。財為我。財。妻子。奴婢。田疇。屋舍。莫不謂我有之。種。取著種。牽纏。一旦無常。曾不得挾所有分毫。以去。即皮肉骨髓。亦且委之荒郊草莽。而為螻蟻所食。獨有慳貪種子。歷劫相隨。輪轉三途。還宿債。豈不大可懼哉。聖人知其然。故學以無我為宗。毋視弃天下如敝屣。孔子視富貴如浮雲。此儒門之布施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此老氏之布施也。菩薩歷劫修行。捨身命如大地土。乃至割肉喂

布施者貴乎其能捨也

卜

口口口口口

鷹投崖飼虎。亦惟了得本來。無我故。此佛門之布施也。吾人誠能了得本來。無我。虛空世界。一時鎖隕。天堂地獄。是處平等。何有區區長物。乃不能捐所餘。以莊嚴佛土。深植善本者哉。如未能然。但舍一分財。便種一分福。以是信心。回向西方極樂。永不退于無上菩提。斯乃千生萬劫一大因緣也。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必待人而後興。則非豪傑矣。况今之世。固未可量耶。余觀正琦師。願力頗宏。庶幾我吳佛法。于今再振。可以斯菴為之兆也。謹舉所聞。以貢于諸公。諒諸公不以予言為河漢也。

微言正論。一片清心。派雲疏草。

瑞。張子龍。內極山。侯。持。以。何。

為。每。後。山。云。以。根。草。一。福。為。者。

有果不於其後。掃喻云。在
 以德行年。極山居。考
 叫曰天下人。都任休看。其後
 山直。歲月時務。有以微務時
 矣。和商。又有以道學。待牙門
 危。自終。與。何。冬。附。識。不。矣。

募修不濟法雲菴序

余聞任鈍翁言。國初甫定江浙。吾吳屢遭寇盜之警。人民奔徙
 廬舍邱墟。而佛法于時頓闕。獨大熾。屢樓傑閣。上摩霄漢。鍾版日聞。
 金錢粟帛之問。日至舟車士女往來。其途者不絕。大抵江浙諸名
 刹。皆然而吾吳靈岩之墓。為之冠。其後承平日久。為佛氏之學者
 往。求食無所。敬而之他。判然與曩時異。推其故。蓋為民之窮于
 財也。余獨以為不然。當順治中。三峯之道。盛于東南。于時王法席
 者。靈岩則儲公。起。聖息。則壁公。副。皆三峯所印記。秉金剛心。行善
 薩行。以一大事提唱。末法士大夫之究心斯道者。得所宗仰。虛懷
 叩擊。莫不飽足而去。是以四方。頌。勳。善。言。歸。心。非。偶。然。也。老。成。就
 真。法。問。凌。翬。繼。席。道。力。未。深。自。費。重。德。亟。于。名。聞。利。養。致。使
 人。望。而。遠。之。若。將。曉。鳥。感。應。之。機。至。微。至。速。自。古。而。然。無。足。異。者
 余自學道以來。好與衲子遊。自以知禪林盛衰之故。天台正琦師

參學于金山及揚州高旻寺。用心精猛。既歸。然有所深。乃未吳門。及甚切其間。身有實心。求道之。印曰亦中心。本及防貪。鍊然。心慕之。師既參學。自將擇靜室。而亦且以念佛法門。先導。連未。初。迦會。木清法。帶云。卷。氣廢。不。居。清。之。人。清。師。居。之。既。而。告。予。曰。吾。將。募。資。以。新。其。故。子。嘗。為。我。作。序。余。曰。蓋。少。待。使。師。德。被。一。鄉。杜。某。一。國。如。三。峯。門。下。諸。尊。宿。此。時。輒。亦。不。少。且。亦。得。乃。括。之。勢。師。曰。結。就。而。已。以下。吾。緣。焉。且。吾。况。護。法。汪。先。生。願。為。之。倡。矣。余。曰。唯。一。竊。惟。佛。言。六。度。布。施。第。一。蓋。眾。生。惡。業。皆。重。于。有。我。有。我。故。身。為。我。身。財。為。我。財。妻。子。奴。婢。田。疇。屋。舍。莫。不。謂。我。有。之。種。一。取。者。種。種。牢。纏。一。旦。無。常。曾。不。得。換。所。有。分。毫。以。去。即。及。肉。骨。髓。六。且。妻。之。荒。郊。草。莽。而。為。煙。燼。所。食。獨。有。慳。貪。種。好。惡。劫。隨。身。輪。轉。三。塗。酬。還。宿。債。豈。不。大。可。懼。矣。聖。人。知。其。然。故。與。學。以。與。我。為。宗。舜。現。弄。天。下。如。散。庭。孔。子。視。富。貴。如。浮。雲。此。儒。門。之。布。施。也。老。子。曰。

三

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後其身。先其身。外其身。而身存。此老氏之布施也。菩薩歷劫修行。捨身命。如大地。乃至剎。向。喂。鷹。投。崖。餉。席。心。惟。了。得。本。未。無。我。故。此。佛。門。之。布。施。也。吾。人。誠。能。了。得。本。未。無。我。可。如。地。一。時。銷。隕。天。堂。地。獄。是。處。平。等。何。有。區。長。物。乃。不。能。指。所。餘。以。在。嚴。佛。土。深。植。善。本。者。如。未。能。然。但。舍。一。分。財。便。種。一。分。福。以。是。因。緣。回。向。西。方。極。樂。永。不。退。于。無。上。善。提。摩。斯。乃。千。生。萬。劫。一。大。因。緣。也。孟。子。曰。若。夫。君。子。之。德。無。文。王。猶。與。必。待。人。而。後。興。則。非。豪。傑。矣。况。今。世。之。士。雖。無。文。王。猶。以。若。諸。公。謙。清。公。不。以。予。言。為。何。漢。也。固。未。嘗。有。無。人。耶。余。觀。三。琦。師。願。力。懇。宏。庶。幾。我。吳。佛。法。于。斯。存。振。可以。斯。菴。為。之。也。謹。舉。所。聞。以。貢。于。諸。公。諒。諸。公。不。以。予。言。為。何。漢。也。

稀元上人血書地藏菩薩本願經序

予讀地藏菩薩本願經至佛以人天諸衆生囑付菩薩無
 令一日一夜墮諸惡趣不覺悲憤交集涕洟橫流也嗚呼
 吾人於日夜之間念無明乍起乍滅輪轉生死中無須
 臾少息猶復熙熙如登春臺曾不知佛與菩薩為之痛心
 而慘目也自久遠劫來而固已矣然衆生離惡道得為人
 難既得為人值佛法難幸值佛法猶不能決然發出世心
 則從今日往盡未來世甘為衆生而已矣佛與菩薩其
 如此衆生何哉予年二十餘始知有佛法至近歲乃得入
 淨土法門傾氣淨而力情未能歸一遇衲子中有精心為
 法者輒愧恨無以自容稀元上人弱歲出家勤修梵行嘗
 詣寧波鄞山瞻佛舍利初見紫黑色遂禮懺七日發願寫
 經重瞻舍利時如黃金已而住席邱報恩寺刺舌血經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地藏菩薩本願經' and '序']

十五部是經其一也先是常夢亡母提籃行乞自書此經而夢遂絕偉哉希有之事其足以警予之惰而益堅予出世之心矣經言地藏誓度盡地獄衆生然後成佛吾願讀是經者生擔荷心發廣大願直下知歸頓起塵劫空衆生之地獄酬地藏之深恩斯為不自我佛說經之心而上人書經功德且與菩薩度人之願相締○無窮直至衆生成佛盡○而未有已○也○上第人○名○叙陰陽湖人寫經之歲年○三十一今加二歲

儒行傳後序

予觀近世諸先生○論學善其間是非離合蓋雜言之然考其出處之際○如○進○退○之○間○其○冥○符○乎○道○者○多○矣○于是以次諸先生行事擇其言之醇者著于篇其他賢卿大夫勳名顯著于朝列有國史存不敢侵焉

也

良吏傳後序

自三代以還。願治之主。曷嘗不以吏道為競。然為吏者。非天^天子^子欲人^人之擇^擇也。在得^得賢^賢大^大吏^吏任^任之而已。昔湯^湯文^文武^武。巡^巡按^按江^江東^東。一時^{一時}墨^墨吏^吏望^望風^風革^革心^心。民^民氣^氣丕^丕變^變。使^使得^得磨^磨以^以。殘^殘去^去殺^殺矣^矣。誠^誠非^非是^是言^言也^也。嗚^嗚呼^呼。悲^悲夫^夫。

唐書

寒谷行鳴律。園草含碧滋。可字來清風。冠佩相追隨。

清秋製妙聲。旨酒盈金罍。香島海上游。為浪鳴蓬萊。

玉樹行黃青。含景望芳菲。觀悅誠未希。鳴金步南階。

廣德晚朋務。而此清丹輝。勉我修長德。千秋長芳斯。

歡悅誠未希

傳宗指月金編序

宣明大真人

蓋聞之教。隨者得^得名^名。精^精蘊^蘊終^終歸^歸一^一。殊^殊論^論真^真性^性。原^原共^共

秉^秉於^於初^初生^生。藉^藉階^階情^情。得^得必^必至^至。況^況於^於劫^劫海^海。所^所以^以古^古今^今聖^聖賢^賢

歷^歷垂^垂教^教。法^法無^無小^小大^大。人^人勝^勝和^和後^後。禮^禮之^之安^安存^存誠^誠返^返。外^外還^還厚^厚

焉^焉。中^中將^將而^而止^止。亦^亦命^命也^也。至^至壇^壇元^元始^始。傳^傳宗^宗。至^至尊^尊顯^顯化^化。慈^慈極^極恢^恢

毅^毅。極^極達^達心^心切^切。託^託靈^靈寫^寫而^而啓^啓迪^迪。播^播塵^塵世^世之^之烟^烟霾^霾。存^存在^在初^初

以^以提^提掇^掇。導^導羣^羣生^生於^於覺^覺岸^岸。叮^叮嚀^嚀告^告戒^戒。猶^猶之^之面^面存^存耳^耳提^提

反^反覆^覆歲^歲規^規。恍^恍若^若鐘^鐘暮^暮鼓^鼓。但^但初^初於^於山^山接^接。不^不知^知在^在國^國視^視為^為

腐^腐陳^陳。徒^徒聽^聽精^精微^微。未^未悟^悟在^在目^目同^同丘^丘概^概。或^或有^有因^因人^人而^而教^教。或^或有^有即^即

事^事而^而空^空。用^用是^是因^因篇^篇或^或帳^帳。累^累牘^牘千^千行^行。豈^豈在^在本^本末^末之^之分^分。成^成有^有精^精

粗^粗之^之別^別。藉^藉小^小筆^筆削^削。加^加以^以輯^輯編^編。未^未免^免浮^浮淺^淺。嗚^嗚呼^呼。難^難辭^辭之^之憂^憂

之^之疑^疑。幸^幸得^得輔^輔壇^壇宿^宿匠^匠。陳^陳五^五經^經。聖^聖志^志如^如修^修。得^得誠^誠奉^奉道^道。言^言

為^為悅^悅而^而既^既回^回。志^志求^求原^原流^流。採^採妙^妙求^求主^主。既^既並^並綜^綜亦^亦旨^旨。要^要則^則

而猶於初... 已得於初... 神也... 不傳...
傳者... 不可... 其始也... 因... 知其... 因...
以見... 將見... 性一... 性... 是... 不知... 心... 心...
初... 可以... 遠... 可以... 動... 所謂... 升... 入... 證... 果...
成真... 者... 言... 意... 微... 斯... 人... 者... 誰... 歸... 雍... 正... 二... 年...
四月... 望... 日... 晉... 教... 使... 者... 王... 筠... 跋

此非人所為用漢
孝惠語善哉

戒殺書合抄序
予少時性殘忍讀書暇輒捕蠅刺以刃備諸慘毒謂曰具五
刑脫囊衣得虱聚齒杯中置盤上虱痛極相軋左右如轆轤轉
或腹裂死謂曰炮烙之刑稍長習儒家言始悔恨以為此非
人所為願自禁制然不能斷肉食魚蝦蠓蛤之屬日登俎動藉口
于遠庖厨之說至其宛轉沸騰于砧罟鑊間若弗聞知也年十
九奉母夫人諱案禮經斷肉者二年餘年二十五讀楞嚴經受
不殺戒居常惟食師死肉得焉中虱輒放之終復以儒自解不肯
斷肉食又四年忽自省曰物我身也何也為其同一性也同一氣
也戕物以奉身猶割四體以飲口其痛一也苟不知痛者是風痺
失心者也謂之曰仁不可也且夫假手于他人而殺之我不居殺
之名而坐其殺之實是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自是後遂
斷肉食而或出援儒以相難嘗欲著書以明其說而苦其辭之費也既

見趙先生護生品及周先生萬善先資集二書踴躍稱善凡予所欲言者二先生已言之予所不能盡言者二先生能盡言之曰刪其繁複錄為二卷以廣其傳以無負二先生之願也望於同志者

習儒書即悔恨少時戲殺此棍器雄大異凡處尊聞讀

戒殺書合抄序

予少時性安忍讀書暇輒捕蠅試以脫褻衣得虱聚杯中置盤上使之稍長習儒家言始悔恨以為此非人所為然不能斷肉食魚蝦蟬蛤之屬日登俎動藉口於遠庖厨之說至其宛轉沸騰于刀砧鼎鑊間弗聞知也年十九奉母夫人諱案禮經斷肉食者二年餘年二十五讀楞嚴經受不殺戒常惟食市上肉得懷中虱輒放之終復以儒自解不自斷肉食又四年忽自省曰物我身也其同一性也同一氣也所變化也成物以奉其身猶割四體以飲其口也其痛一也不知痛者是風痺失心者也謂之曰仁不可也且因假手于他人而殺之我不居殺之名不親殺之勞而坐享其殺之實是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自是後遂斷肉食而援儒以相難者紛然未已也嘗

無^{雙絕}礙二者得失之^端也。微尤^可以不^{有與}。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則晨鐘之又一說也。聞者其省諸。

東坡有句云：溪聲聽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有學人極賞此語，謂不意東坡也。見到此尊宿云：未了門在此，學人訝之，不知過在甚處。退將二語提撕，覲捕三晝夜，脇不貼席，自然有省。拉出東坡，敗缺晨鐘，發淨省何日。是了期，何日是了期。晨鐘發淨省，願共勉之。尊向弟。

開憲道話序

玄元大道微妙難窺，正一真宗非人莫闡。我玉壇之立也，上承元始之真傳，下拯群英於覺岫。道人婆心接引，規玉親頒，并設三師以昌化復。五主教以宣揚，所以為壇計者至深遠矣。雖然天無言而借鸞以言，鸞欲動必因人，以動道以人，弘人能弘道，正斯之謂也。於是朗靈羅子，奉以玉山學士，朱生葑水名家，幼年好道，垂髫即識真修，及長皈投，愈以愈探玄妙，手秉珠鸞，字字能窺月窟，心無塵俗，時直搗天根，此固天上之神仙，豈人間之俗子耶。彼其能知大道根源，得晰玉壇宗旨者，雖由性天夙具，家學淵源，而其成果證真位，登九華，則寔出自室人，慧娥金氏之力。居多慧娥，秋平玉女為朗靈，而暫下塵寰，及筭于歸，相君子而克成大道。朗靈有失，則規之朗靈，有善則獎之朗靈。於道有怠志，則勸勉之朗靈。於壇有精進心，則鼓舞之鳴呼。慧非獨為朗靈之良友，羅氏之

賢媿而寔為我道之干城大壇之砥柱也可不謂賢哉至朗靈道
明德立上真不欲慧娥久淹人世遂於癸酉年九月奉詔仙遊還
復秋平于斯時也朗靈不能為莊叟鼓盆之歌而竊抱安仁悼亡
之痛而慧娥靈明反竊笑于層雲矣于是遂降筆以慰之或吟詩
以樂之仙家眷屬怡然如也迨己卯年二月慧娥奉命傳玉傳註
規而往來愈頻矣正務之暇相對藹然或問道或談玄間有吟風
弄月之句初無綺靡褻狎之詞積之日久漸成卷帙君子修身處
世之道不外乎此道人明心見性之功亦不外乎此所謂言有盡
而意無窮者舍此其誰乎今朗靈仙去亦經教載曾無有人焉傳
其正宗真印是果慧娥之幸而朗靈之不幸也丙申春日今主化
安愚羅子即朗靈之伯兄先輔壇念持之長子首輔大壇幻歸大
化挹其風藹然可親聆其言儼然可敬宗壇道脉是寄是依是固
當世之盛德君子也於課孫之餘留心詮訓將開窓道話刪繁就

簡集成一帙不忍藏諸私篋將以公諸同好亦善與人同之意也願
我同壇道侶法朗靈之心行朗靈之行惕于目而警于心誦其言
而入于道則主化之心慰矣朗靈慧娥之心慰矣我道人倦之
意亦慰矣于是述其顛末弁之卷首時太歲丙申又三月之十七
碧玉真宮道人序

恤娶會序

生人之窮而無告者莫甚於鰥寡孤獨四者之中
 尤莫窮於寡婦之撫孤書曰惠鮮轉窮詩曰彼有
 遺孀此有滯德伊寡婦之稱古之人所以為寡婦
 謀者其用心之周如此也抑以寡婦言之其最無可
 告者尤莫甚於族姓之家以彼仰承庇蔭名節是敦
 當其恒產既盡門戶蕭然又加以遭死喪之戚孀妻
 弱子孤苦伶仃內無期功之親外無以教養之戚者種
 然也即曰者之而力或不足于已勢難轉代於人唯有不
 坐觀嗚呼浩嘆而已于是四顧無依鐘鼎莫繼始鬻
 其器皿繼所賣其衣裘漸散其書冊飢寒更甚朝不謀夕
 上瞻遠象不臨泉壤求死不得為生不能嗟其矣其窮
 也亦有辛勤操作手口營生日用所需而日給以此親

孤其者造而不知。將詩禮之傳。殆絕。馴至
 論者以鋪派為下。賤重可傷矣。古人云。一人向隅而悲。滿堂
 為之不樂。言氣類相通也。念我同儕。每有春秋。悲感。嗚呼。天而莫聞
 聖朝。哀於若節。樹之風聲。旌闈。建坊。不遺。幽隱。凡
 我同儕。尤當如。天。心。指。息。同。類。破。與。諸。君。子。轉
 輟。勸。募。集。成。一。會。隨。所。見。聞。身。如。用。地。庶。大。化。之。方
 隆。而。古。道。之。可。復。也。謹。序。

勸懲圖序

知歸子閒居讀書。究陰陽消息之理。人物變化之機。愜然而思。惕
 然而懼。情然而有憂也。適有某門而入。象坐定。知歸子與之言
 因果。客曰。異。死。子。非。佛。者。之。徒。也。奈何言因果。知歸子曰。噫。子以
 儒者不言因果。子惟聖立命。惟贊奉天。命。既。行。因。果。昭。著。是。故
 書垂惠。逆之天。易示吉凶之象。辨受命者必原於天德。敬亡國保
 惡夫不仁。信之人。用能畏天明威。行吾當務。乾。終。乾。窮。年。祗
 有以信之。信而不篤者。凡夫也。其昧而不信者。下愚也。而或
 者。謂。顏。仁。而。致。凶。暴。而。壽。感。應。無。徵。因果。豈。在。然。則。言。因果。者。必
 通。諸。三。世。矣。傳。說。比。於。列。星。又。王。右。于。上。帝。惟。德。斯。新。而。類。可。知
 也。伯。鯨。殛。而。為。熊。豷。生。死。而。為。豕。惟。惡。斯。墮。而。罔。可。知。也。此。皆。世
 典。所。繫。梵。書。但。舉。一。以。例。餘。當。即。今。以。信。後。升。降。由。其。清。濁。既。福
 報。乎。昏。明。壽。考。者。終。賴。循。理。者。直。達。鑒。戒。昭。然。取。捨。可。矣。嗟。彼
 駢。欲。

空子一段理解
辭義俱覺未
融

舍可決矣。嗟彼鄙生，貿然大道，徒爭鬪于分流，孰會歸于一轍。妄謂賢愚同盡，不知殃慶非誣。飾昭之節，敗冥之修。既自誑乎我生，復貽誤乎斯世。吾人云：地獄之設，正為此。人可不悲哉！可不戒哉！客不能對，遂巡辭去。空子聞而笑曰：客則失矣。知歸子亦未為得也。吾將泛不繫之舟，遊無何有之鄉。泯懷得失之林，放曠是非之界。予聖任其去來，萬古同其瞬息。初不知天高而地卑，生榮而死辱，何因果之可言。儒佛之足論乎。知歸子嘿然良久曰：有是哉。吾將從子遊矣。越翼日，會有以勸懲圖序者，遂書說以貽之。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彭紹升序。

四語淺直

會集化和一原
賦于林于息
知何日星
一五三

趙明揚畫像贊序

序曰：明揚子與余交止四年，然余之知明揚子甚深。雖久與居者弗如也。余初未識明揚子，一日訪予于文星閣中，遂定交。屢為予言長生之術，余時方好陽明王先生之學，自語亦言者王

中有微辭久占

先生習靜陽明洞結前知，既而舍去曰：此非道也。道果在長生乎？明揚子不然，予言自信益堅。每與予相見，輒云：行將結侶入山，閉關十二年，飛升可立待也。余因問所師，曰：余年未四十，買屋獅山，事同儕數人，弄家修鍊，感書霄洞，真憑孔而訓焉。其要存乎攝心，而以調息為方便。講會行功，不聽矣。適遇年饑，糧不繼，同儕皆散去。余始還家，習醫以養家，嫂及兄子非得已也。雖然，我師之息不可負也。惟天實鑒之，余不能離塵，不道留形住世，廣度有情，是負師之負天也。余則非人，余聞其言而壯之。其後余學佛道，與寧都羅臺山止文星閣習及聞法明揚子貽

天一層如石有惟
中一極破片天子心
不可

夫信不始內
能為其信振
法以故言思
已聽
心積不言其
明大矣法

書勸予學長生以沈空為予戒且臺山見而奇之曰是人甚勇
猛決能百歲又一年明揚子遂與予同習靜閣中且半年于是
真人再降教人以復性為宗以功行為助而深歎執相之
非命明揚子曰轉金剛經一通明揚子乃幡然一變其所趨知
道之果不可以執相求也無何百疾舍而歸明年春予入京者
觀至冬還家往晤明揚子明揚子方疾甚目知命當終客之弗
成垂絕時猶誦大悲心咒左手握訣既絕命無何明揚子遂
惡亂降于家言方從師學道于流雲洞明年再降于城東王氏
題詩曰九節昌蒲供晚餐腰中幸佩翠琅玕祿衣耐得恩私
又向人間誇彩鬢且曰吾以生平孝弟之行得預此因
今猶明心性者實以辨方聖人之教也明揚子年五十一
未嘗近女色初好飲酒後謂師言而止其好放生物遇人無高
下輒道之為善如恐不及余以是重其為人既歿後二年兄子
人者曰眼師初乃益信西方聖人之教不可誣也

此即人言
即人言
即人言
即人言
即人言
即人言
即人言
即人言

南陽請予題其畫像追念曠昔吾兩入所以得相知者遂序其
本末如此兩賢之曰以陽之君不以其
吐哉吐哉而今安在金剛四句面目重開明月清風丹山碧海為
君寫影撒手歸來撒手歸來撒手歸來

此題

又至防降存帝左右事上帝帝出子震而四子上帝
法窮理極惟至命上極談也然不肯有說宋周程張
朱張堯夫各一字不說說說克克皆依依上帝一決於
心疑而一字不說說說見內中似任天地存天也道理方
月漫而不知實實帝命命帝德也
不知其指實不但說說不作信
一信取者的人兩脚着着地後道地三不取實是者不

而後執為一人一世之
極不固執

其求工于言不過道其意所欲言而已而後之人請其言
往感情涕流不能自已若生當其時身其憂患者蓋忠
孝之實無間于人。伊。四。諸公。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而豈一人一世之事哉。亭林先生間代通儒有扶世立教
之志。而生逢革命無所發行。孤忠。至。老。不。屈。其。所。為
文。至于家國存亡之際。慷慨。天。性。激。發。以。視。原。賈
生。我。知。其。孰。先。而。孰。後。也。先生嘗受官唐王時見于文故
編集者不能無隱避。然伏觀明史。凡明臣之自請于諸王
者。皆大書而表之。我朝教忠之意。深遠矣。彼區區
為隱諱者。豈足以識大公之道。臣子之
坊也。哉。昔所南心史沉古井中。垂三百年而後出于世。今
先生沒且百年而斯教乃屬于予。是殆有不偶然者。傳曰
天地之秉彝好是懿德。吾儕亦勉而求盡于忠孝之實。以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吾儕亦勉而求盡于忠孝之實。以

十餘篇者傳而後先生扶世立教之志。則先生之言雖不效于時。其有功于

後世何如也

汪大神云孟子知言養氣之功所以相為表裏也朱子

序李惠定集後又見此一篇大文字
生澀健骨拙情益真味益古轉見其工有高記

火入桃源洞中以為不知有漢無問魏晉此其為方外之遊
者乎猶未也同時劉仲思者高蹈東林疑神淨域不離此
土而觀彌陀披袈裟不飲八功德水其視十萬億外之刹直
几席間耳善遊者莫過于是今夫居山者不知海之深居
水者不知山之高六合之外或視為廣渺而無紀極然考
之西方聖人之書則既遊之美先生試一覽焉夫以之清
地以之寧了直行而無事而已視彼方以內之遊者太史公
方以外之遊者陶淵明者曾何足以為滿先生遊之量
也乎

大神云然放之文都極穩實極精固極紫嚴

一覽集序

政得極精須細吟之加知如口難

外舅仲山先生平遊過春秋暇日輒艤舟太湖之濱
窮西之勝南之錢塘泛西湖逾旬而反客間一二歲以為
常猶自恨足跡不出百里名山名川不能編歷乃會前人
紀遊之文手錄成帙願謂紹升曰吾常遊是間矣子為
我名而序之紹升曰唯乃取杜甫詩題之曰一覽集而為
之說曰古之善遊者洪荒之世不可得而徵矣自尚書
來伯禹其最善遊者也禹遊馬而行所無事地以之平天以
之成故曰善遊也漢張騫踰流沙窮河源亦遠
矣而天史遷猶以寫未覩崑崙識之遷之所至南極過會
稽北極過河陽視騫十不得五焉乃以寫為識意其脚扣
業括夷夏吐納山海見騫之所未至天史公坐而待騫
也

已歸以陶淵明生當晉宋之交寓居

伯高同馬遷同不同和知如予現桃李原一心情思亦寧一往而深知有
魚教入桃源洞中以為不知有漢無問魏晉此其為方外
之遊也乎猶未也同時劉仲思者高蹈東林裴神淨域不
離此土而觀彌陀披袈裟飲酒過于其德水其見明于萬境外
之刺直見其間耳事游者莫過于是今其居山者不知海
之深居水者不知山之高其合之外其為曠而無此
種然考之西方聖人之書則既以矣先生試一覽焉
以之清地以之寧直行所無事而已視彼方以內之遊若
太史公方以外之遊若陶淵明者曾何足以滿先生遊之
量也乎

李文時文稿序

李文時文稿序
李文小樊故以文名吳中既成進士出官廣東茂名縣政
成而頌聲作頃之不悅于大吏奏改教官去之日自縉紳
先生下至于旬夫駢疊擁輿前猷衣酌酒上壽既歸里乃
不復出仍以文教授諸生已而諸生請刻丈所為文以行
世大遲之又久不得已應之而屬紹升為之序紹升不敢
自命為知文竊觀夫為政者而有得于文也夫為政有道
在于得百姓之心而已為文有道在于得聖人之心而已
欲得百姓之心者求之吾心而已欲得聖人之心者求
之吾心而已求之吾心者將必窮忠誠心之所自來也
所終極也何自來心無自來也心何終極心無終極也
自來也無終極也聖人與百姓同吾一體也因而自來
斯成焉推而達之丈斯立焉政也文也予心焉而自來
夫

又^{不務求之心}日^微。馬^駑于外迷^{不知返}。然則^去。其^源出于^{國初諸家}。屹然有^{崕岬}。不肯^{詭隨}。俗^{好儕輩}。中多^{推服}之。而^{未嘗}自足也。曰^{吾將}益從事于^{心焉}。而^姑。以此^{尊諸生}先路也。吾^{觀文}之為政。有以^{知文}之心矣。其^{于文也}。獨不然乎。雖然。心^{無終極}。故事^{心之功}亦無終極也。自以為^{極焉}者。不知^{心者}也。知之^言。豈欺^{我哉}。遂書^其說。以為^{之序}。乾隆三十五年夏四月內表姪彭紹升謹撰。

李文時文稿序

李文小樊故以^{文名}吳中。既成^{進士}出官廣東。茂名^{縣政}成而頌聲作。頃之^{不悅}于大吏。奏^{改教官}去之日。自縉紳先生下至于^{勾夫駢}。疊^{擁輿}前。猷^{衣酌酒}。上^壽既歸。里以^{文教}授^{里中}生。已而^{諸生}請刻^{文所為}文行世。文^{不待}已應之。而^{屬紹升}為之序。紹升不敢^{自謂}知文。而^{竊觀}夫古者為政之說。而有^{通于文}事也。古者之論為政。在于^{得百姓}之心而已。古者之論為文。在于^{得聖人}之心而已。欲得^{百姓}之心。欲得^{聖人}之心。舍^{吾心}而它求之。事^{得也}窮^{吾心}之所自來。窮^{吾心}之所終極。無^{自來也}。無^{終極也}。聖人^{一體}也。舉而措之。而^{政斯成}焉。伸^{紙而書}之。而文^{斯立}焉。政也。文^{符心}而出。與^{天下}古今相見之迹也。簿書^修而^{惻隱}之意。微^{芥藻}勝而^{仁義}之^情悖。政云乎哉。文云乎哉。其^{啟也}久矣。文為^文其源出于^{國初諸家}。屹然有^{崕岬}儕輩。

中多推服之未嘗自足也曰吾將益從事于心為吾觀文之為
為政有以知文之心矣其于文也獨不然乎雖然心無終極故
事心之功亦無終極也自以為極焉者不知心者也夫之言豈
欺我哉

肯信穢好後自見此稿未穢入續穢也

張永夫遺稿序

昔朱子論詩謂韋蘓州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又言作詩須從

陶柳四風入不如是無以發蕭疎冲淡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

三子者之作詩亦一體耳而朱子稱之何耶嘗觀孔

門之論道也曰淡而不厭曰疎而不迫曰用而不可見蓋人之患

切于技求矣得喪感于外憂喜亂于中窮則怨使則淫役

與生俱盡而不知所止可不為之大哀乎知技求之為患欲使

吾所固有者則未有如淡之一言之為要也是故後子遇者

遇不得而後之也于物者物不得而為之亦抗不蕩而吾所固

有者湛然而獨好其於道也不廡幾乎吾鄉前輩張永夫先生

隱于靈巖山麓食貧厲節未嘗有戚之容其為詩發源于吟

而中沿於韋柳其神氣之相遇在隱微之地不第以其詞而已也

先生既沒沈文憲公撰別裁集既登其詩章子光重得先全

元和則稱元和
長州則稱長州

好畫文法

馮復雅廣別載錄為一卷刻行。後之讀其詩者可以見其
至之人矣。先生之友徐君龍友嘗先生為古指者。先生詩
今風。詩。之。趨。指。者。而。進。于。狂。矣。獨。惜。先生。不。獲。與。曾
曾。諸。賢。升。孔。氏。之。堂。發。歌。謠。于。舞。而。泝。水。而。道。以。詩。人。老。
悲。因。于。先生。待。簡。端。後。法。字。身。

先初不識法字。結處在作者以為另拓異
境以為篇終接渾茫。然不須文理不
須起日止不須正脈則徒形其奇而已

高子未錄序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中庸之所謂性也者
其上也。知也。載也。善也。者。其。無。聲。無。臭。之。謂。也。問之

善不可思不可儀。洋洋乎天地之間。浩然是也。體之於人

曰性。不可得而盡矣。舜。因其。盡。性。而。致。其。知。也。期

於盡性。故曰性。性。也。善。也。其。盡。性。之。功。乎。乾

始。三。坤。以。成。之。退。藏。于。嘉。思。象。象。之。先。實。踐。於。子

臣。弟。友。之。事。達。天。德。合。聖。賢。有。明。之。季。一。人。而。已。若

我。為。王。父。晚。歲。讀。高。子。書。其。憤。進。之。志。短。名

其。齋。曾。王。父。平。生。奉。行。服。七。親。老。而。彌。篤。紹。升。淵

源。所。自。敢。或。忘。忘。反。復。造。書。錄。其。言。尤。切。者。為。曰

致知新。曰。明。美。曰。格。曰。云。

知性

知性

性

秋潭漁者詞序

予年二十餘獲交于鄉先輩驚魚磯樵：少以詩名既老
詩益清絕冷々然山水之音也中歲去與秋潭漁者遊因
為予道漁者之為人予愛樵詩從而慕漁者有年矣樵老
不治生所好獨詩間與之言他弗省也無何樵歿有一子
相繼殂謝而樵之詩亦零落盡矣歐陽子云勤一世以盡
心於文字者可嘆也豈惟樵哉居數年于遠西郊翁世
友偶與漁者遇漁者出所為詞示予且云行將息心求出
世法予喜心心識之閱一年漁者過予理前語而屬予序
其詞予觀漁者之自序醉榴亭詩其意固已遠矣予何以
加諸而還念逝者獨不能以無慨然也樵繆姓嗣寅其名
漁者翁未翁遠庭昂也知歸學人彭紹升序

注大紳云從念相繼中流出吾於此識蓮花香氣

而歸深夜獨坐思子言而益知子言之然也
吾非徒然下言又五而求焉而不知子言之無
不然也吾所樂聞者子言也子盡文其言以壽
我乎予曰語既而思之予之所於言者予既
以言之先生之所欲予言者先生又已聽聞之
予將何以壽先生哉以吾言壽先生不如以吾
言壽先生也以吾言壽先生又不如先生之能
自壽也能自壽者奈何先生之返而求焉其
可知矣

句

書伊川擊壤集後

昔夫子贊烝民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知道云者知天也其

天則在在在
在在在在在
在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則天也物則物也
無二故則曰天則天也德曰天德學者必明乎天則天則天也物則物也
實致其體道之功天德而不可遺是故道不可須臾離也孔子門賢
者衆矣如子路子貢之徒夫豈徒然嘗許為知道者乎侍坐言志曰
獨喟然曾點之對其故可思矣浴沂風舞其天之所為耶其能實
致其體道之功耶自道之不明世之儒者曰泥形名象舞之
末習俯仰揖遜之容附贅空言揣摩近似窮年奔驚不知返方
且儼然自命為知道而不知其去天也也遠矣余讀伊川擊壤集
而嘆康節先生之學誠知天之者也其微言奧義悉備於詩蓋
無適而非天也無適而非道也然而世之誦先生詩者或得
知之也余今者幸有聞焉朝於斯時於斯期有至也遂書其

說以自勉

其山改作好大律者已
好

好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跋楊忠烈遺札

予早歲志慕東林諸君子既讀其遺書復訪求其生平翰
簡先後得周忠介文：肅魏忠節繆文貞周忠毅諸公手
札而楊忠烈札先後兩得之其一論楊能獄事其一為有
司荐德行之士及諸節孝婦其二自予得公手蹟益以想見
公行事觀其筆墨之性靜而何冲然有餘也
頃之有自虞山來者以此卷見示其字辭與予所藏者此
固反覆觀之不辭亦是見公所存矣嗚呼百年一息耳人之
所以死而不亾者果安在哉覽斯卷者其亦有聞東林之
風而興起者乎

跋周忠介公遺墨

右周忠介公手書七通皆与文、肅公書也。公与文肅
交最密故其生平志事一一吐露行間故如冰霜堅
如金石赫如雷電真三代之遺韻也。原冊附載与張
德仲無傾短札三四幅不道零燈通殷勤而已。因別
為一冊以授友人。吳公書法通之廣也。後有公孫請
跋言公自去官後歸里杜門日臨池作書深入喜公
堂與今考其筆法信然。又戒子孫者世守此冊無
為虞伯所奪然自頃十餘年來已再易主矣。余既得
之欲還公子孫而慮其不能守也。姑跋而存之。嗚呼公之
精誠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無不之也。即公之書而公在焉。
後之人獲觀是書者慎無觀面失公也哉。

油面孔子正統
 之私心法在之私心深更
 夫乞和也

8

書鄧自軒先生集後

予往在京師得文于瑞金羅臺山臺山道鄧自軒先生之
 為人私心識之不忘既而臺山自瑞金來蘇州出先生文
 集示予曰子能知先生讀先生書其可以無言予讀先生
 書誠服之欲出一語以贊先生而不得也一月既望後獨
 宿小園中夜起立倚檻于時日白雲在天明月在水清風
 在廬寒香在樹遂誦先生詩曰處：桃源處：津不知誰
 是武陵人從今懶向漁郎問鎮日窻前卧柳陰蓋從容乎
 樂也越翼日書之先生集後以復于臺山時乾隆三十四
 年秋日書于秋陽閣

8

書宋二崖集後

予讀二崖書觀其處父子兄弟朋友之交然油然
 切、然其天性有如是者矣其見人之善也若在其身而

必欲成之也其見人之不善也若在其身而必欲去之也
推二崖之志殆將成己之善以施諸家成家之善以施諸
國使天下無一人之不善而志乃即安也其感而應焉
者時有之矣顧曾不得大取效以死惜哉余少不自量竊
嘗志二崖之志十餘年來日以善斲諸人：之應之者落
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余不敢
薄視天下人奈何而不自反也而二崖其不可及也

書李誠齋行述後

紹升與李禹定交久之習聞其尊公誠齋先生修身積善可
師法嘗一見先生挹其容諷有德長者也先生沒得行述
讀之視昔所聞加詳焉先生嘗言寧人自我毋我無人已
而曰第言人自我已負人矣善哉言乎足以教厚矣予
往者與世遊動輒見人之不善由今思之人固無有不善
者見人之不善者吾有不自見者也吾既有不自見者則
吾自責之不暇而責人乎哉恨不早聞先生言因畫先生
之言自鏡焉

予友羅子臺山數為予言蕭山汪子輝祖之為人汪子早喪父
有母者王氏徐氏能自厲節成汪子之名汪子思所以報二母
亦將揚二母之名俾天下萬世無不知有二母之節也于是有
雙節堂贈言之集噫汪子志則勤矣願吾聞之大孝尊親尊之
云者謂尊其親之名乎抑不僅以其名乎名者風力所鼓去來
無常不可恃也君子之致其親者則自有其實矣實者何人之
生也以道受命順而由之萬善以興默而成之萬感斯寂君子
終日乾之順受其正以基命而凝道夫然故能成身能成身而
後能成親成之也者尊之也天無二命人無二道母子一體古今
一息君子之所謂孝者名耶實耶願與汪子辨之

書雙節堂贈言後

予友羅子臺山數為予言蕭山汪子輝祖之為人汪子早喪父
有母者王氏徐氏能自厲節成汪子之名汪子思所以報二母
亦將揚二母之名俾天下萬世無不知有二母之節也于是有
雙節堂贈言之集噫汪子志則勤矣願吾聞之大孝尊親尊之
云者謂尊其親之名乎抑不僅以其名乎名者風力所鼓去來
無常不可恃也君子之致其親者則自有其實矣實者何人之
生也以道受命順而由之萬善以興默而成之萬感斯寂君子
終日乾之順受其正以基命而凝道夫然故能成身能成身而
後能成親成之也者尊之也天無二命人無二道母子一體古今
一息君子之所謂孝者名耶實耶願與汪子辨之

予稱石室女非與人

高善之心也非後說之
 式也名也夫既由所
 轉上善如之心者至
 之心也子成不提名心
 能結體力而心為空
 力結轉身也何道法
 亦不復法一衣衣亦心

與諸同學

日來讀蓮池先生阿彌陀經疏抄及淨土諸論瞿然
 誓於此生皈依淨土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作安身立命
 良知不須復道存天理即南無阿彌陀佛便是存天理向
 未載浮載沉半上半下說得全不濟事說到頭白又見團
 聲落地輾轉輪回豈不可通痛哉從今以後願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作一齋公齋婆向厨房竈下安穩過日夫決定心一慕
 直薦去直待花開見佛得無生法忍然後回入塵勞普度
 一切佛今生不敢復作度人妄想智論云具縛凡夫有大
 悲心欲生惡世救苦眾生無有是處何以故煩惱強故吾
 儕同志數人年或三十或四十不為少矣以今年較之去
 年不過如是則明年可知又明年可知也求一大根大器

直下了得者竟難其人若復不擇方便門求解脫路生死
到來作何抵對紹升幸被我佛大恩黑暗中忽遇明
燈引路不勝慶幸之至所願諸兄共作蓮胎骨肉夾輔提
攜永無相失豈非千生萬劫一大因緣也
汪大紳云怕生死不怕生死總為生死所攝也由他生
只是心心念佛死也由他死只是心心念佛自然而頭
坐斷

與王西莊

閱評魯君文論文處甚精審中間有所疑者謂佛之言性與吾
儒仁義之性不同是衆人公共一物懸掛在空中可愛翫者世
儒闢佛其說類然察其實不然也性一而已仁義禮智因四端
之發見而別名之其在性中只渾然至善而已名為至善實無
善可得易曰無方無體詩曰無聲無臭又有可得而名者耶佛
之言性誠有與吾儒異者蓋佛所謂性曰妙圓曰淨覺乃生人
生物之根不雜乎陰陽者也易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要自其
不離陰陽者言之故程子曰終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說得者
不是性究竟如何是性至此則言語道斷非去來今乃子貢所
謂不可得聞者非嘿而成之誠不足以與於斯也世之議儒佛
者必謂儒之性有佛之性空非惟不識佛亦不識儒才落空有
搖為妄想分別並不是性須知有即是空：即是有楞嚴七處

微心正為破空有邪執耳執事所云懸掛空中乃即阿難所指一切不着名之為心者其為佛之所訶決矣願執事除去異同之說及求之人生而靜之先實契夫所謂無方無體無臭聲無臭者則前之說當不辨而自明矣

不辯而自明矣
不辯而自明矣
不辯而自明矣
不辯而自明矣
不辯而自明矣
不辯而自明矣
不辯而自明矣
不辯而自明矣
不辯而自明矣
不辯而自明矣

一五二五

8

與汪大紳

明發提唱

老兄極力擡舉善字只為此中空不得耳所以空不得者只為好名好色好勝之根深蟠固結自省此中無時寧帖不能不假於善以蓋之乃其所假之善謂之有見於善可也謂之有志於善則不可兄誠有志於善何不持五戒去何不行十善去何不利三千功行去何不念阿彌陀佛去於此不能自力便知兄所見之善只是虛見虛見之善與惡見等所謂虛飄地過一生恐不可徒以責人也原其所以不能自力於善者豈見之不至耶只為此中空不得耳從上佛祖聖賢惟于此處痛下一錐將諸處見破除淨盡惡根既斷善果自圓如欲着相而求取善除惡則恐東滅西生窮劫取不盡亦窮劫除不盡展轉支離去也近日所作多發此意詞句或有未圓竊意大旨不謬無善無惡心之懸此語誠無可疑兄眼醫未除又欲撮些金屑着在眼中

聖羽

三

轉益成病何不剷除眼昏由他自開自合法。現前了無一物。以百功德當下圓成任運施為常老自在其與橫計所著以為善者孰真孰偽不待智者而後決也弟每謂臺山鑑以視兄較實渠獨少此虛見耳兄縱不以為然從上佛祖聖賢定睛不過此非評論珍重珍重

與大紳二

昨使既去細繹來章尚有可進質者不避放肆之誅謹附於弗明弗措之義願老兄平氣以聽之也承示云本來之善如何空得空謂本來之善即是真空真空之體有何可得今於真空中把住一物不肯放手謂之曰本來之善可乎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等之惡見或不誑也衆生一念之迷因有世界迷又續迷輪回無盡諸佛憫之爰起大悲方便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今云善無盡世界無盡世界既有善而無惡不妨任其輪回諸佛

以

出興端為何事于此不察宜其甘五濁以如飴望蓮池而却步也又言覺性本空天理本實不容和會老兄以此判儒佛自謂不刊之論竊謂空則一切皆空實則一切皆實外覺性無天理外天理無覺性終生二見早被錢圍山攝去也老兄坐此二見是以欲從儒則礙佛欲從佛則礙儒名為尊信程朱既怕做居敬功夫亦欲依靠臨濟德山又耐咬嚼一句無義味話以為萬行之難圓也則舉而歸之空以愛見之難割也則援而附于善坐談半世而脚根曾不點地者皆此二見為之障也謂無聲無臭不可為至善獨不聞經云一切法空即是菩提子既以在眼曰見為善則善者覺性之別名有何方體而可執耶善一也執之則失之是假也蓋也虛見也惟空盡一切則本來之善也本來之善即真空之謂也前書妄意兄之不能空者非無據也區一科弟昔曠以動心為耻而老兄方以動心為佛事微於

色發于聲非一端而已也其果動心是善耶抑不動心是善耶如動心是善則昔賢之智誠出老兄下如其不善也則今日老兄所宜用力者但當問此中之空得空不得而已外此而言善不善皆虛見也曰假曰蓋又何辭焉自苦山去後無後以逆耳之言進者弟懷欲陳之久矣竊念老兄如此聰明如此才辨闊浮界中蓋無幾人而坐為虛見所誤轉瞬二三十年眼光落地入胎出胎了難自主曾不得與佛祖聖賢相從於寂光淨土回首生平真堪痛哭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文情於此放兄過去又安見所謂交情者哉亦願老兄無自瞞而已言盡于此千萬珍重

汪大神云知歸兄苦心此道久矣近乃漸就實地古德云請太尉歸宅這箇消息已通是可喜也無心可空惟有一真法界而已家南所謂本來之善如何空得也

至善是無聲無臭不可以無聲無臭為至善祖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是也若以無聲無臭為至善是未認得心性也如何可說不思議此永嘉所謂豁達空。為案禪師何如人也蓋已到徹毫不立者然其嘔心嘔血為人處只道得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已曹溪陽明何如人也曹溪這漏處多矣然勸人為善去惡以當家常茶飯後來兒孫大佳於其這漏處一人出世則加一道封皮所以佛法由之知行陽明克己口一勸人為善去惡於沒要緊處畧加這漏身其兒孫果業於其這漏處滿頭大汗要和盤托出陽明一派不久而絕矣悲夫吾為此懼敢重加鈍置乎

允初亦頗識吾苦心乎吾既為允初喜亦為允初懼。空得盡時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空不盡時將心空其病轉深無心可空此空得盡時也有心可空此空不盡時

公。齋。受。耳。其。於。世。意。若。于。佛。初。自。古。以。來。其。傑。英。
雄。之。乃。能。者。有。之。未。聞。齋。公。齋。受。而。自。既。者。也。彼。
疑。滂。女。吾。知。其。說。矣。口。口。之。何。佛。也。是。唯。儒。也。夫。唯。
儒。何。佛。治。以。書。生。之。律。則。亦。在。不。教。然。幸。為。至。法。而。
和。及。此。第。也。列。以。為。不。懼。也。又。一。問。論。經。念。佛。以。為。
多。好。子。其。實。在。問。中。汝。友。只。會。作。家。者。為。彼。三。方。
亦。且。坦。然。行。之。而。不。疑。也。无。但。許。隨。緣。曉。他。而。不。許。
約。期。會。集。不。得。若。心。未。到。不。可。也。但。此。心。在。弟。原。是。
政。心。可。日。亦。不。過。偶。與。舉。列。如。有。是。說。兄。即。不。來。亦。
未。嘗。不。是。汝。已。作。礼。止。焉。一。至。三。方。亦。且。何。不。承。兄。
之。善。一。乃。謂。弟。不。受。矣。二。如。指。三。以。廣。兄。之。意。
如。有。不。合。者。再。示。也。

身。乃。子。書。開。示。明。智。甚。善。甚。深。疑。滂。之。來。弟。亦。
不。能。不。動。心。若。能。不。動。心。時。便。要。到。疑。一。山。之。也。
此。是。高。傑。英。雄。作。用。疑。之。齋。子。高。傑。英。雄。到。不。動。
心。地。任。能。彼。知。念。佛。大。有。利。益。二。便。不。暇。顧。人。疑。
信。彼。疑。人。疑。信。疑。信。不。肯。念。佛。矣。前。日。保。過。一。人。
家。門。前。人。念。佛。聲。甚。急。只。一。謂。五。心。願。一。謂。本。心。
兄。母。錯。認。此。直。心。心。所。行。念。佛。無。禪。台。曰。要。
至。善。歸。一。階。至。我。三。第。前。謂。德。修。中。解。日。不。
知。如。何。能。詳。示。之。俾。乃。日。者。

與大紳

往時千病萬痛只是於心外見佛不知不覺走入鐵圍山
 去近始決定信得祇有求放心三字是正當工夫是儒佛
 兩家入門緊要處往時止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也從此
 念佛便覺近裏着已回看儒書更覺義理充然有悅心之
 味不至與淨方法門劃成兩極好報与奉兄知道重為弟
 助喜一番也屢承深錐痛劄稍有省入敢忘大惠高子文
 序改本呈削得暇先為勘定見付幸甚

玠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此', '心', '佛', '法', '門', '等']

與韓公復

接手書蒙誘進以斯道反覆開喻明辨以哲哲感切感切承
 諭存養省察致知三者交資其說至當碩碩有進者古之
 聖賢曰病立方隨皆補救雖千途萬轍然其要歸則一而
 已蓋天命之性人所同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所為學與
 慮者不過去其所本無還其所固有者而已格物致知要
 于切已處用力則知乃真知物非外物意誠心正一以貫
 之矣此讀書講明義理盍將反求其放心而自得之不可
非外求也尤謂學未有不以知為先固也雖然知有二首
 聞見之知百德性之知二者之辨甚微學者任依託附
 會認賊作子非誠于為己者未有能斬然無惑于其際也
 今不敢漫有陳說輒舉程子遺書中數條謹錄于左惟兄
 擇焉其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

全

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又曰大凡學問間之知之皆不為
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以涵養得之又曰學
者今日無可增惟有可減盡便無事又曰只心便是天
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認取更不可外求合之定
性書識仁篇好學論諸說泰之可以審端致力矣學者但
患無切己之志苟切如疾痛之在身必速去之然後快
要當于日用間鞭迫近裏紛紜同異之說且可一切置之
否則析理益精去道轉遠近世講學諸老可為明鑒且區
區所不敢出也願與兄共勉之日月不居伏惟自愛不宣

與王香巖

接手示知執事進道之勇令人欽服然中間所示不能自在
及要他真不如此等語此似不能深信一句阿彌陀佛一直
念去却未免東張西望道於疑城須知百千萬法只是佛法
得法更無別法日用間常提一句阿彌陀佛萬管他是
真非真莫管他自在不自在只管念去因之自能念到一心
地位所謂自真非真自在不自在都是識心計較本分上都
無此事幸勿自生障礙一念加萬事都休懸者之慮未知
當否

札中所舉皆現成茶飯結尾不謹忘不

絕好消息只是當
而歸還尺木後
信不曉語解又
從新添上許多
草又不暢也

與彭雲楣

自使節南蒞三年以來清風載塗德心著於遠邇側耳謳吟不
 勝歡躍顧不敢以一言通于左右者以為分之所在宜爾也今
 者試事既舉行且反命乃得以其私情陳於閣下幸垂聽而察
 焉夫自糊名易書以來有司之所以取人者未有能盡其才者
 也人之材或遠於道德或長於經濟或富於文章非其素習相
 習之人必不能知即日與之習而其人或不足以知之有熟視
 而冥然者矣况以其了不相涉者欲取決乎一日之試乎然
 則操取人之權而求盡其才以副國家之用固不可不加之意也
 意也今之鄉會及歲科兩試束手功令求盡人之材實難其可
 以盡人之材者獨舉優一事然當事者往往視為具文其所舉
 不過憑教官所推擇教官人未必盡公或公矣而未必盡明故
 其不能盡人之材與糊名易書無以異也紹升嘗慨然謂舉優

得其人。庶使績學篤行之士得自進於時。而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不盡廢。于以風厲天下成人材。豈不美哉。吳縣生有汪縉者。學古人之學。內通乎道德。而外富乎文章。閣下嘗以其日之言。拔而取之矣。顧其中之所存。與其平時所著書。閣下有不能盡知者矣。奚獨閣下不能知。即天下之人。其知之者。僅有萊州韓夢周。寧都羅有與。紹升而三耳。紹升嘗與夢周書。謂縉所著三錄。其議論迥非近代作者所及。視顧亭林。方望溪。殆有過之。其志謬。然蓋古狂者之流也。夢周亦言有學究之文。有儒者之文。如汪君乃真儒者也。有高以兩人之言為然。閣下將求士于天下。無寧取信于此三人乎。抑將取信於庸耳俗目。決得失于一日之言乎。閣下如以紹升言為無據。但檄取其著書。發而觀之。自見其表裏。舉而先之。宜矣。如其物色先定。不便更易。亦願閣下藏之胸中。他日因緣邂逅。一為推挽。其在縉固無所

紅

增加而閣下收知人之效。則區區之誠。未始無補于閣下也。秋氣方涼。伏惟自重。不宣。紹升頓首。

汪大神云。行文之旨。有韓歐不傳之妙。震川得之以沁入人心脾者也。



此

後表前齋

儒釋之相爭久矣。儒不能援釋而歸儒，猶釋不能援儒而歸釋也。則亦各行其志可也。然未
 書之說者，未盡鄙趣者，故後明之前，所陳生死之
 說，非謂生前死後云爾也。乃謂現前一念生死心
 耳。何者是現前一念生死心？即今之微色透聲，
 種種分別，因身而起，心感者是。所謂了性，死非
 謂有不生者不死也。亦窮極現前一念生死心，至
 于功積力久，一旦豁然，起滅情盡，則無思無為之
 體，不可而後也。是皆聖賢所為小學者學此而已矣。
 所為上達者，達此而已矣。執百於佛，而不善問，請示
 儒者之道，儒者之道，以實為其基，執事已能，實
 於否，先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執事已能

先立其大者。若以精未也。且自勿於儒佛。是非
此先於心。是非也。李郭功名。何必補于
世。然君子所性。不存焉。不然。顏氏力于管。晏也。豈
往于由求矣。承孟陶二言。誠實為難。其於生
死。之說。思過半矣。惟於不以富貴為基。而立乎其
知者。其遂能執壽。不二乎。其遂能不善。不憚乎。
三歲孩兒。道得百歲老人。乃不為執。子及已。
之惟執事。始之終。始升不敏。執事。以法。
為從小體者。說法。願為對證。三齋。

復王西莊

得書承相賞之厚意云。欲內反之心。專力為己。合并一路。幸甚
幸甚。有未概于中者。敢為執事畧而陳之。經云。惟此一事。實餘
二則。非真於儒佛之間。妄生分別。妄論短長。皆塗說也。大丈夫
所貴。知本耳。誠得其本。則一切差別法。無不從此流出。又安肯尋
枝摘葉。寄他人之籬。下乎從上用功。人別無繆巧。只是剝落得
淨盡而已。有一絲毫頭未淨處。即此一絲毫頭。便生出無窮糾
葛。屢漢吞舟。不是也。喻可。不長哉。訓故詞章。所以害道者。只為
從外添入。與聲色貨利。雖有清濁之分。其為溺心一也。所貴於
學佛者。謂其剝落淨盡。不於本分外添入絲毫頭也。然毫淨盡
時。本分事。終能全體顯現。故曰。毛猶有倫。豈獨西方聖人云爾
哉。如其從外添入者。猶未能甚破。而戀不已。則其平日所為。向
佛者。乃在其奇言妙句。再奇言妙句。果何異於訓故詞章乎。又

何異於聲色貨利乎舍一取一終無了期執事所云為己者恐
不如是也至如學術異同但當論是非不當與時高下而有所
遷就也從古至今祇此一事天地有成壞而此事無成壞只患
當人自生障礙自致支離則去之遠矣直下承當懼猶東也尚
何暇措心乎感衰倚伏之間哉區區之愚亦知有當與否幸進
而教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答三言二書

笑三兄之文意起佛見因也未忘白之禱過為矣至以為
借又兄作題目此則係及綴錄高第之詞也豈可施
于道學門中即入之權宜不知吾兄而執教其不為
友亦宜加之而又而巳將實致其有助于吾親在焉嗚呼
死生亦大矣求其有助于吾親吾會佛法將矣二即
此可生院而能有助于三兄歟而不思者以助之其未
陽而心人即以此忠痛之心為其真意之隱固不虛人
識其高也此世之信之之徒而不知其意也者之必謂大
家在乎其死海中安為獨用此以乞工不始今有兄弟二人
同歸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人子孫也也為矣而獨
臨焉而不為之禱時而乞教是為得之乎不為之禱
信佛法則已信佛法則其所以致於吾親者固因



執

[Small handwritten notes at the bottom left corner]

有所不及獨蘇常之間既得照公或王居士為至氣類不孤
更無他慮即有乏少弟當代籌相見亦易兄如此為然明年
南海還時便請渡江而北以訪友為詞亦何嫌何忌何必此
間專使奉迎作閨閣兒女子態耶既到蘇時暫寓怡賢寺如
家君在書院每十日課期後尚可送兄一兩程或往山東迎
駕弟可不從者便當送兄入山作旬餘聚首不亦樂乎至海
樗師所說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者兄報信之亦
失卻其眼矣大丈夫時止則止行則行當生則生當死則死
願與兄共勉之餘又由讀不一

清淨本系存身生身身成彼以為成夫特生
見其有性生則成彼以為成夫特生
之加之其可謂之靈而富乎

答韓公復

兄之所以責弟者事誠有之獨不聞天下事有大於生子
者耶且無子之患為嗣續計耳苟有兄弟之子亦何必非
己子也世更有萬方求子而卒無子者又何以自解耶弟
非徒不內宿而已不肉食今五年矣兄又必大怪之其實
無足怪也仁者以萬物為一體現前所食之肉誠一體耶
則將有大志于中者忍而遂之其得為仁乎凡此者皆弟
內求之心而獨行其所安者也且佛氏之學可得而輕議
乎佛氏之學竟反其道也其形而上者也後之儒者往往
執形而下者以求道殊不知緣生之法幻起幻滅不可得
而有也知道者亦行所無事而已兄與臺山書以為道可
公而不可私也可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而陰以排佛之
之道夫佛之道止深惠人之有私也故曰假借四大以為

數行文字說身
息三神之卻又香
懷素又不善不
楷德由心粗秀風
加所轉印

主于空也字所得
依文辭義也少
林見如印名如是
說語

究心此

兩信老先正好一阮
埋節

身心本無生因境有知身為假國身可得而私法知
來無生因心可得而私法破身心二執還於清淨本
可說不可說恒河沙三昧無一法可得滿普賢之行起不
以為道者乎抑佛之道主于出世主于了生死此非真有
朝間不可之志者殊易言也學者粗行舊聞頗以為人死
則滅牙不食清淨身中而超然其獨法誠切于為己者其
安能出入乎生死之中而超然其獨法誠切于為己者其
于為己身也幸于此一究竟焉

汪大紳云從此開堂說法不至疑誤眾生矣

答公復

讀呈下与懷庭書及履尋繹歡悅云已報与二三句
志相謂之知今則可謂而後說元身山陽亢宗之為
故知免此此往進斯人以古人之法不難知幸甚幸
甚論文一札深得六經之旨有於心者誠不徒然
哉是下近時之文其氣安以舒其容清以粹見於
文者如此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昔山之人與文要自為
近令人所不可及其為東莊文序非深自契於聖
人之道者不能言也其為西士得法序論或亦盡要
於中道要以此砥礪末俗防範世教又焉可少哉文之
真偽視乎其中之所存焉而巳楊子而云之文其
存者非也若仲淹如冰子雲比也其所存者幾矣
愛其文之信六理而其事也非徒其文也送而不外

川七

